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七

上文帝書 魏曹植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

以為懼者葢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嘗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兹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

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箭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鼴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

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麤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仁聖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

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
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畫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
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
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
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户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
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
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
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

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禄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

諫明帝書　張茂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録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

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

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於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

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半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廪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

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唯陛下裁察

上六代論書 曹冏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繇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弼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獘也刼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逺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歴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

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闗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

理愍懷太子書　晉閻纘

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

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宫沉淪富貴
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
擊鍾鼎食之家幸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
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
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
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宫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
非但東宫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
龔遂王陽能以訓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

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嘗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禄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

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事涉歷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

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歿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且爲

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闇寺悾悾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繫伏須刑誅

諫伐晉書　秦后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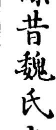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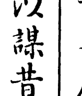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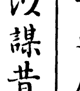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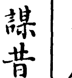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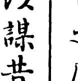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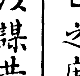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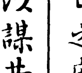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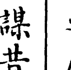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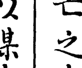
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况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

謠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嘷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非徵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如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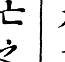
勸伐河北書 宋謝靈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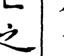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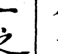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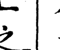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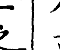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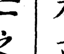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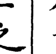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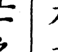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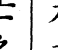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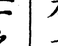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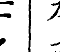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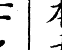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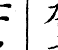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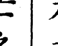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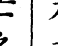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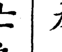
存生盡况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莫不憤歎而
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
窮陷莫肯極忠烈因朔漠縣河三千翻為寇有晚遺鎮
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
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
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北屋此亦仁者所
謂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
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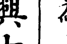
















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虚於内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値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為經畧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

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數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饑渴注心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強不必

乗會於我為易責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

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値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剋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都岱宗之封雖乏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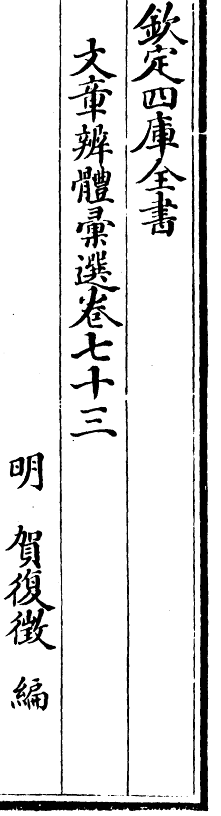
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罝蒙賜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獄中上後主書 陳傅縡

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

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八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唐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

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

揜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畧彼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怡目同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户則皇恩斯覃天下幸甚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部勒以征匈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

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徼精卒十萬北廵朔方畧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廵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貿貿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内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

利城廻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霧州常所發之處却廻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算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

事且古來絶漠多喪士馬非臣抑度輙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葢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闕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狥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以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昔後漢末西京

喪敗葢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姧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甞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埶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頓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

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閒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

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

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撤邉羌關隘道使其狄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邉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覩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

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

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逺今國家若擊西羗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邉陲不守而為羗夷所横暴昔辛有見被髪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兹放䟽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氏不在殺將以此息邉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狥

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闕隴獘歴歲苦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獘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

諫其利則思其害然後長享福禄伏願陛下熟計之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為教之

然邪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誦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隂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燮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

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
庸蓮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情
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
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
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
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
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
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

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

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簒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頼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庠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

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僚選亦甚重焉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比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獘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

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跡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追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跡棄斥逺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㢢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豈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

為肩肩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謨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傅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内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顧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官僚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

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善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娱以就學聖賢既備則資遊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盖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

語乎微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策輒敢冐昧死誅而言之臣稹謹言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修謹冐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飾頹俗傳委衰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

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治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内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

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於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於其時謂王者宜以陶治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於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其非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

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原於是絶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致其道不竟洎秦姗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於相語喑吚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

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耎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災異屢起直辭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以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藴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胸襟嚄唶其齒牙代莫適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

而愠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無所外駮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隱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宜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騖以辭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建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

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諱惟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刋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埀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孚豚魚甘堇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

於師言謹請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然後以方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覽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

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
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
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様
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於吏胥等倫臣幸狀
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
攜脂燭水炭洎朝餔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
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
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

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之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茍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

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獘若
此臣恐賢人君子遂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皆近陳
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筐篚皮幣承之貢賢
才後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
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
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茍不如格抵
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
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肩突

不可絶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與格中程之人數每歳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内地自㶊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彦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歳之内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歳之内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

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材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

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浴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瀝血誠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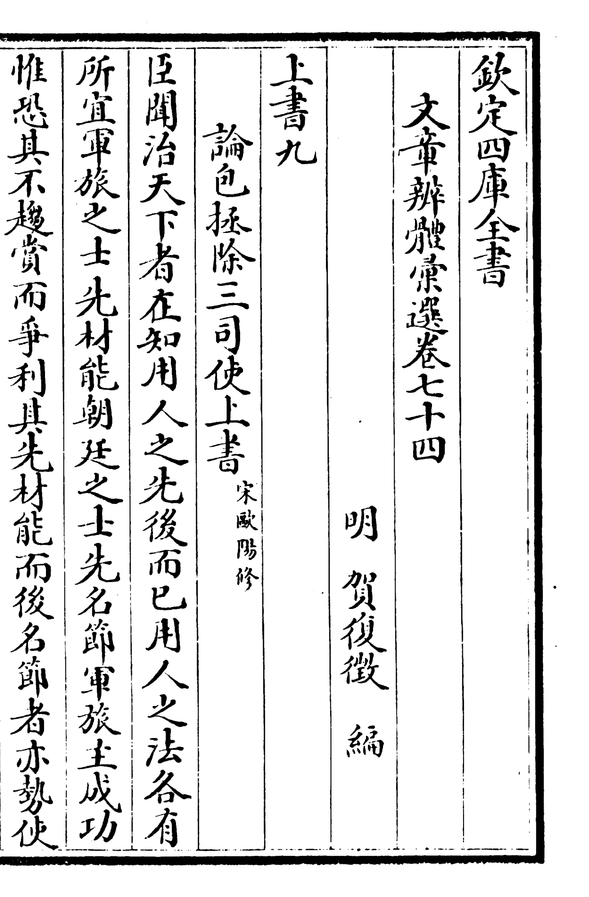
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恥不為也故臣以碩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熈熈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上六懼五畏書

五代康澄

臣聞童謡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水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九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宋歐陽修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

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尚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

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為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兾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遂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資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

宰相不早罷之旣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已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别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耳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愼爲賢及其獘也循默茍且頹惰寛弛習成風俗

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敵人犯邊兵出亡功而財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謂公相傾陷或謂沽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

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狥國非為已利讒間不入遂苟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

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

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胥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

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觧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甞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壊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道進司上書　歐陽修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

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警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長驅馳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

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埜敗則走而勝則來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

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其困獘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吾若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

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巳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亡長策以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竒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執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

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强者具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臨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

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常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讎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

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𡚁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

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轉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

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

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關東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甞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祖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

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近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舖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

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冐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

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歴觀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畆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

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殭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廹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

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勸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勸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弃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有亡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闗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

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弃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誅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在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

弃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畆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葢為國者興利日繁兼

幷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民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

鹽耳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稅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道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

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

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力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十五至七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十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宋歐陽修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徳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

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忿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

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理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

事益慼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勝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

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它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

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葢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它人陛下

方忠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奸
邪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竣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
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
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
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
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
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
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

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謟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

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

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

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西北今西北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頼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歳危於一歳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

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収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

盡有天下之富疆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敵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獘故也何謂三獘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獘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

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裔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遐荒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

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也具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

然孰威柄以臨之則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糸何為三獘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獘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

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獘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闗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

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獘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它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絶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少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

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

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獘也臣故曰三獘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

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今敵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葢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

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
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
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
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
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
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
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
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

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假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

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獘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獘者必尋其起獘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獘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勦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况未若今日七八

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邊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

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契丹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契丹常有助兵今若敵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契丹契丹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

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契丹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也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契丹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乗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是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

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
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
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
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茍失此時
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
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
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

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别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為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

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狥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

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獘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獘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獘也三獘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

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十五